



心省  
自委  
大院

纳川  
·  
著

# 省委大院

纳川·著

作家出版社

## 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省委大院/纳川著. -北京:作家出版社, 2010. 8

ISBN 978 - 7 - 5063 - 5484 - 4

(2010. 11 重印)

I. ①省… II. ①纳… III. ①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  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0) 第 142058 号

## 省委大院

---

作者: 纳 川

责任编辑: 王婷婷

装帧设计: 回归线视觉传达

出版发行: 作家出版社

社址: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: 100125

电话传真: 86 - 10 - 65930756 (出版发行部)

86 - 10 - 65004079 (总编室)

86 - 10 - 65015116 (邮购部)

E - mail: [zuoja@zuoja.net.cn](mailto:zuoja@zuoja.net.cn)

<http://www.zuoja.net.cn>

印刷: 北京明月印务有限责任公司

成本尺寸: 152 × 230

字数: 360 千

印张: 21.25

印数: 15001—20000

版次: 2010 年 8 月第 1 版

印次: 2010 年 11 月第 3 次印刷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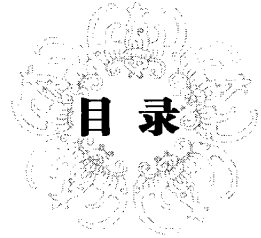
ISBN 978 - 7 - 5063 - 5484 - 4

定价: 29.00 元

---

作家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
作家版图书,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。



第壹章 .....	001
第贰章 .....	016
第叁章 .....	046
第肆章 .....	060
第伍章 .....	111
第陆章 .....	134

## 第壹章

在出任西江省省委副书记之前，王一鸣已经做了八年京官。

俗话说，不到北京，不知道官小；不到广州，不知道钱少；不到深圳，不知道身体不好。老百姓这几句简单的顺口溜，把三个城市最鲜明的特征勾勒了出来，简直是活灵活现。

没有进京之前，王一鸣曾经创造了几个官场神话。29岁，成为自己的老家清江省最年轻的副厅级干部；31岁，成为正厅级干部；32岁，出任江北市市长，是全省当时最年轻的地市级正职；35岁，被中央组织部作为副省级后备干部重点培养，并到中央党校，进入中青年干部培训班，脱产学习一年；37岁，他终于像众人预测的那样，顺利进入北京，出任S部党组成员、办公厅主任，成为当时全国最年轻的副部级高官之一。

在他的老家，王一鸣成为整个县城、地区，甚至省城里，议论最多的焦点之一。从小学到大学，凡是教过他的老师，都努力回忆他当初的样子，用他勤奋好学的故事，激励一届又一届的学弟学妹们。他升官的经历，也成了大家茶余饭后的话题。有的老师、同学，和别人谈起王一鸣，脸上都带着兴奋的笑容，好像能够认识王一鸣，就是一件无比光彩的事情。好多人更是乐观地预测，按照这个升迁速度，说不定哪一天，王一鸣就进入中央，成为国家领导人了。

但真正进入北京，王一鸣才认识到，自己作为一个副部级官员，在这里，确实算不上什么了。

S部是国家的综合经济部门，有一位部长，六位副部长，还有总经济师、总审计师、中纪委驻部纪检组组长，加上自己这个部党组



成员，总共是一位正部级干部，十位副部级干部。自己的排名最靠后，又兼着办公厅主任的职务，年龄又最小，理所当然地就成了这帮老头子的大办事员。

年龄最大的当然是袁部长，63岁，头发全花白了，前边的脑门也是光光的、矮矮的、胖胖的，一看就是一脸福相。按他的年龄，再干两年，他就要退休了。每次见了王一鸣，都是“小王，小王”地叫着。这么多年，已经没有几个人敢于当着王一鸣的面，喊他“小王，小王”了。

大学毕业，王一鸣因为在学校表现好，作为全年级第一名的学生，被如愿以偿地分到了省委办公厅秘书处，做了文字秘书。那个时候，大家就叫他“小王，小王”。

等他幸运地被赵老书记看中，做了清江省第一把手的秘书后，大家都开始叫他“王秘书”。敢于公开叫他“小王，小王”的，也就是省委几个主要大领导，就是当时的省委秘书长，见了王一鸣，有时候也是客客气气地喊“一鸣”。

此后，他当上了团省委的副书记，人家又开始叫他“王书记”。等当上市长后，又开始喊他“王市长”。如今，敢于当面喊他小王小王的，也就是区区两个人了，一个是赵老，一个就是袁部长。

赵老已经是七十多岁的老人了，前些年从副总理的位子上完全退了下来。对当今的政治越来越没有了影响力，而王一鸣的升迁速度，也就陡然间慢了下来。

八年时间，王一鸣从部党组成员、办公厅主任，做到副部长、常务副部长，窝是两三年一挪，位置是越来越重要，但级别还是副部级，从级别上来说，等于是八年没有进步。

对于自己的仕途，不管别人说什么，王一鸣却有自己的看法。他认为，自己是个农村的穷孩子出身，祖祖辈辈都是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，只是到了自己这一代，才有了条件接受良好的学校教育。凭着自己的勤奋和聪明好学，才顺利地考上了省里的大学。当时凭自己的成绩，就是报考北京的名校，也是有可能被录取的，但为了保险，自己还是选择读了本省的大学。到大学毕业时，正赶上了大学生吃香的年代，自己没有找任何人，就凭成绩进了省委办公厅，从一个小科员做起，不几年就做到了副处长，还兼任着省委书记的



专职秘书，以后更是福星高照，年纪轻轻，就做了厅级干部，成为老王家历史上第一个从政成功的人。有这些，足以说明，上天对自己是非常眷顾的。老家的那些小学同学，好多人都是老实巴交的农民。就是那些大学同学，有的分回到了县城里，工作了二十多年，也仅仅是个科长、副科长的干部而已。比着他们，自己已经是万分幸运了。

当然，知足并不等于自满。王一鸣还是有要干一番大事业的抱负的。仅仅满足于在部里做一个副部长，干着自己分内的几件事，一年到头出几次国，到下面的省里跑几趟，调研调研，在文山会海里消磨掉自己的才华和抱负，王一鸣觉得，这样的日子对那些年届退休的老部长还有意义，而自己，似乎一点也不感兴趣了。

到赵老家里聊天时，赵老也提醒他说，要做好到省里去工作的准备。马上就要到2000年了，作为跨世纪的党的高级干部，中央到时候将会考虑，选派一批年富力强的干部到各个地方任职，为十六大的召开提前布局。三年后，换届的时间就要到了，到时候，从中央到地方，将有一大批干部的年龄到限，要离开目前的领导岗位，而像你这样，到时候年龄在四十七八岁的中青年干部，将会走上重要的领导岗位，出任省部级级的正职。你现在最缺乏的，就是地方省级的职位阅历，你别看你当了八年的副部长了，那只是在条条部门的工作经历，按照约定俗成的惯例，要想再往上走一步，没有省级干部的经历，在块块上再工作一段时间，到时候你就会很被动。所以当务之急，就是迅速离开北京，选择到省里工作去。中组部就是派给你的是西部落后地区，哪怕是西藏或者青海，条件就是再艰苦，你也不能有丝毫的犹豫，马上给我启程。眼睛不要老是盯着东部和沿海发达地区，以为只有到了那里，基础好，容易快出成绩。那是偏见，是私心杂念在作怪。我们共产党人，从宣誓的那一天起，就下定了为党和人民的事业贡献自己的毕生精力的决心。哪怕是牺牲自己的生命，只要值得，就在所不惜。像我这一代人，都是读着毛主席的书长大的，人固有一死，或重于泰山，或轻于鸿毛，只要我们是为人民的事业，再怎么干，都是有意义的。现在虽然是和平年代，国家经济发展得很快，对外开放的步伐前所未有，但也出现了许多新问题、新困难，我这个老头子虽然不过问政治了，但通过读



书、看报，和老年人聊天，我也知道，现在的社会暴露出的问题，并不少，有些问题值得认真研究，加以注意。有些现象往严重方面说，甚至可以说是非常危险，非常尖锐。还是当年小平同志说得好啊，发展起来后，问题并不会少，甚至比不发展问题更复杂，更难以解决。今天的中国，比着改革开放前，物质产品是丰富了许多，老百姓吃的穿的，可供选择的余地是更大了，但假冒伪劣也更猖獗了，黄赌毒又开始泛滥了，工人农民的日子，有的是提高了，但也有许多人，又一夜之间，打回到原形了。前些天我和一个曾参加过抗美援朝的老将军聊天，他说了一句顺口溜：“辛辛苦苦几十年，一夜回到解放前。”又说了社会上的许多事情，五花八门啊，有下岗的工人没地方挣钱，抢劫杀人的；有下岗女工从事卖淫的；有黑煤窑、黑砖窑为了发财，草菅人命的，这些令人发指的社会丑恶现象，死灰复燃，实在是令人深思啊。

我老了，不中用了，对许多社会现象，已经无能为力了。你还年轻，前途远大，不能光想着做官，那没有多少意思。要多想着做事，为老百姓做事。连封建社会的那些官吏尚且能做到这一点，何况我们是共产党人。一个人，只有把自己的命运和国家、民族的命运联系在一起，人生才有意义。对你这个人，我观察了20年，我还是相信自己的眼睛的，你是有激情有抱负的，是愿意做出一番事业的，这是我最感欣慰的地方。

和你年龄差不多的，有的已经出任省长、部长了，这一次，我就舍上我的老脸，再豁出去一次，为了你的前途，找找中央领导，让他们考虑考虑你的工作情况。我告诉你，这是我最后一次出面帮你了，今后到底能怎么样，全靠你自己了。我希望你不要让我失望。

从赵老家出来，王一鸣心里久久不能平静。一股暖流，在身体里左冲右突，整得他热血沸腾。这老爷子，简直就是自己的大贵人啊！今生今世，这样的情义都无法报答了。

果然，过完年到2月底，王一鸣的任职文件下来了。中央决定，王一鸣同志任中共西江省委委员、常委、副书记。

西江省是中国西部一个经济欠发达省份，地处祖国的大西南，境内丘陵山地众多，30多万平方公里的面积，平原只有三分之一，





人口却有6000多万，人多地少，有的地方更是大石山区，土壤存不住水分，水土流失非常严重，是全国有名的贫困地区，到世纪之交的2000年，全省绝对贫困人口，仍然高达300万人。

王一鸣刚到北京，做部党组成员兼办公厅主任的时候，部里的扶贫开发工作，虽然由一位副部长分管，但实际上，做具体工作的，还是王一鸣这个大总管。每年给哪个省多少多少钱，扶持几个项目，做预算的时候，都是王一鸣和计划司的司长具体操办。

地方上的同志为了多争取点预算，多要几个项目，也是勤快得很。每年年底，到了该制订下一年预算的时候，省委书记、省长就带着副书记、副省长的一大堆，还有各个厅局的厅长、局长们，到中央国家机关的各个职能部门，提前活动一番，拜见拜见各个部门的头头脑脑，目的是拉拉关系，通融通融感情，为自己的省份多争取点利益。老百姓总结说，这叫做“跑步钱进”。

而王一鸣所在的这个部，每年都有大批的项目和资金，是各地方政府“跑步钱进”的重点中的重点，每年都要接待一拨又一拨的省委书记和省长，副省长、副书记更是多得数不清。等着会见的人实在是太多，安排不过来，当时的袁部长就安排王一鸣，除了各个省份的省委书记来了，我要亲自接见外，其他的省长副省长的，就由各个副部长、部党组成员分头接待吧！大家一人分担一点，减轻一下压力，要不然工作简直是没法干了。国务院的会议要参加，必要的外事活动要出席，还要陪同中央主要领导到外地调研，越是到年底，事情越多，地方的同志们又那么热情，心情可以理解，做法却值得探讨。

王一鸣看着袁部长光光的脑门上不多的几根花白头发和疲惫的眼神，眼袋是越来越明显了，像是眼睛下面卧了一条蚕，不禁可怜起这个六十多岁的老头了。按说他这个年龄，在农村都是爷爷辈了，如果孩子孝顺，家庭条件好一些的话，几乎可以什么都不用干，只等着颐养天年了。而在官场上，却正是一个男人的黄金时代。几十年的宦海浮沉，只有到了这个年龄，才能够身居高位，达到自己权力的巅峰。

位子显赫了，权力大了，工作的责任也就更大了，事情也就更多了。每天是开不完的会，看不完的文件，签不完的字，见不完的



人，出席不完的活动。每年都要坐着飞机，把地球转几圈。还要没完没了地讲话、发指示、搞调研。假如活动有官比他们更大的官员出席，他们就成了陪衬、摆设，坐在旁边，一言不发，脸上带着职业性的微笑，频频点头，这叫做熬会。

这样的场合每年王一鸣也要出席不少。最无聊的就是这个熬会，简直是对人的折磨。面前放着一沓文件，都是打印好校对了的，大领导讲的，基本上是照本宣科。越大的领导，因为所分管的事情多，他就越害怕讲外行话，越怕别人说他不懂，所以越不敢自由发挥，只好按照各个部门准备好的发言稿子，一字不差地念下去，时间到了，就算完成了任务。你听也好，不听也行，反正文件里都有，白纸黑字，回去传达一下，让办公厅文电处转发一下就行了。

文件你可以不看，但会议时间你不能不熬，尤其是坐在主席台上的时候，不能吸烟，不能打瞌睡，不能东倒西歪、无精打采，面对各个新闻媒体的镜头，你还得努力打起精神，露出精神饱满、意气风发的样子，这样才能给媒体一个好印象，给上级领导一个好印象。就是这样的活动，一天下来，让王一鸣感到，坐得屁股生痛，腰杆僵硬，胸闷气短，浑身上下，像是被捆了一道绳子，不得舒展。

每次开完这样的会，他首先要做的事情，就是找个安静的地方，或是公园，或是树林里、小河边，静静地走上一个多小时，舒展舒展筋骨，大口地喘着气，直到身体自发地出现了深呼吸，才缓过劲来，恢复了常态。

王一鸣想，像自己这样三四十岁的身体，还有点吃不消。而老袁那样，都六十多岁的身体了，还像年轻人一样拼命，不知道他怎么受得了。

办公厅里都传言，说老袁有秘方。平常里对吃讲究得很，每天喝的汤里面，都放有多种名贵药材，比如冬虫夏草什么的。喝的茶水，也是秘书按照中医的配方，专门熬制的。杯子也是专门定制的紫砂壶。在外面吃饭，老袁也是从不乱吃东西，况且浅尝辄止，定时定量。管住了嘴，也就预防了许多疾病。平常里老袁也是非常注意锻炼身体，经常打打球，游游泳，一年到头，更是到医院检查多次。有个感冒发烧什么的，也是从来不马虎，都是住院治疗，生怕小病拖成个大病，有病早医，没病早防。



虽然招呼得很紧，但衰老毕竟是自然规律，年纪不饶人，老袁也是一天天地江河日下，明显地看着精力不济。事情多了，就烦，发脾气的时候就越来越多，时不时逮着身边的人，狠狠地骂一顿。家里的保姆，办公室的秘书，甚至他的老伴，都没少挨骂。

有几次把秘书骂得够呛，秘书姓林，是个个子高高、精瘦精瘦的小伙子，鼻梁上架了副眼镜，一看就是个知识分子的样子，跟了老袁四五年了。小林就找到王一鸣诉苦，说老板现在是越来越难伺候了，时不时逮着一件事情，就批评个没完。你还不能解释，越解释他脾气越大，简直没办法做下去了。这样吧，王主任，你还让我回办公厅算了，我还做我的小秘书，虽然没有部长秘书风光，但不受气，清静。

王一鸣自己本来就是省委书记的秘书出身，知道这里面的弯弯绕。做秘书的，虽然辛苦了点，受了点气，但长期在领导身边工作，可以接触许多别人接触不了的事情，可以学习许多别人无法学习的东西，社会地位高，在机关里众人都高看你一眼。最关键的是，大领导们也是有情义的，他虽然向你发了脾气，但从心里，还是把你当自己人看，尤其是自己的秘书，到了该提拔升职的时候，就会首先想到你。这样，只要有升迁机会，你就会捷足先登，比别人快了一大步。

想到这里，王一鸣就开导小林说：“兄弟，你听我说，千万不能冲动，袁部长冲你发脾气，他也是不得已啊！他咋不冲我发，我是办公厅主任，按说也是他的部下，他怎么控制住了？难道就因为我资历比你老，级别比你高，是部党组成员吗？不是，在袁部长这样的老前辈面前，我们都是小字辈，被他老人家批评批评，是完全应该的嘛！领导批评你，是没有把你当外人看，别的人想叫领导批评他，领导还不批评他呢，就是办错了什么事情，领导对他还是客客气气的，但这样，他的前途也就完了。你的想法，我可以理解，但到此为止啊，你不要再和任何人讲这件事情，放下包袱，好好为袁部长做好服务，再辛苦两年，争取在袁部长退休之前，把你的级别解决了，争取做个办公厅的副主任什么的。按你的想法，还回来做秘书，我这是没问题，你什么时候想回来，就回来，但袁部长那，怎么交代？你就把老头的心伤了，他就是再有度量，也不会首先考



虑你的前途了吧！这样你只好一辈子在办公厅里，做个处长了。你这个位子，好多人都盯着呢，就盼着你出点事情，好取代你，你自己想一想，我说的有没有道理？”

小林听了王一鸣这一番开导，立马明白了这里面的利害关系，立即站了起来，冲王一鸣深深地鞠了一躬说：“王主任，太感谢您了！我明白了，您是真心为我好，我记住您的话了，好好为袁部长服务，他就是再发脾气，我也忍受下来，绝无怨言。一定配合您做好工作。”

果不其然，在老袁正式退休之前，提拔小林做了办公厅的副主任，小林32岁，也做到了副局级，是部机关最年轻的司局级干部之一。

各省各市的头头脑脑年年到部里走一番甚至几番，热情得不得了，邀请了一遍又一遍，邀请部领导带领各个职能部门的领导，一定要抽出时间，到下面转一转，调研也行，考察也行，有事要来，没事也欢迎，哪怕是什么事情也没有，就是观光旅游，也欢迎。只要到了下面，什么吃啊喝的，住的行的，全给你安排好了，该看的看了，该玩的玩了，临走时还可以带着各地的土特产，满载而归，就这，地方的同志们还是非常欢迎，宁愿花钱、管吃、管住、陪玩。原来，现在各个地方，都把接待上级领导来访，当做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了。有的地方更是喊出了口号，接待也是生产力。在对地方领导的政绩进行考核的时候，加上了这样一条，每年接待了多少上级领导，特别是中央各个部门的领导。

在北京待烦了，也想换换环境，没事情的时候，中央各个部门的领导，也爱到下面视察视察。袁部长出去视察的时候，王一鸣还兼着办公厅主任的职务，自然是部长走到哪里，他跟到哪里。

等袁部长退了休，中央从北京市委调了一个田副书记过来，做了新部长，王一鸣就不再兼任办公厅的主任了，做了专职的副部长。六个副部长中排名最后，分管了两年办公厅的工作，还有扶贫开发。

借这个机会，王一鸣曾经多次到过西江省，具体来了多少次，他没仔细算过。有的时候是陪部长来；有的时候是陪中央和国务院的其他分管领导来；有的时候是代表部里，到西江参加这个节那个



会的。更多的是自己的分内工作，要做下一年度的扶贫开发预算前，他都要到省里转一转。一来了解一下上一年度拨付的资金使用情况，二来听取一下省里同志们的意见和建议。虽然这只是个形式而已，但必要的形式还是要走，当然，到了哪个省，都是受到高规格的接待。省里同志的意见也是一贯的，就是想方设法让部里多拨付些资金。这个时候，从省长到副省长，见了王一鸣，都是异口同声地说：“困难，困难，我们真是困难，希望部里多关照。”

王一鸣每年都要跑十几个省份，听他们说的“困难”多了，也渐渐麻木了。看着各地的省城，一年一个样，到处是拔地而起的高楼大厦，路越修越宽，广场越建越大，大剧院、博物馆、体育中心一个个地标性建筑越建越豪华。尤其是党政机关的豪华办公楼，一座比一座漂亮、高档，甚至有的县级市市政府的办公楼，那规模、气派、豪华程度，放在北京，简直要把那些部委机关的办公楼比下去了。接待客人的豪华星级饭店，更是一点也不比北京的档次差。吃的更是没有什么本质的差别了，在北京能吃到的，各个省会几乎都能吃到。像王一鸣这个级别的干部，到了省里，随便吃餐饭，花个几千元，是非常正常的事情。要是省长、副省长参加接待，陪吃一顿饭，上万元的情况也会有。真正是应了老百姓的那句顺口溜：“一餐饭，一头牛；屁股底下一座楼。”

在下面转的机会多了，也让王一鸣发现了一个重要问题，他发现，由于幅员辽阔，我国各个地方的经济发展水平有很大的差距，比如东西差距、发达地区和落后地区的差距，这些差距随着改革开放步伐的进一步加大，不仅没有缩小，相反，还有逐渐拉大的趋势。同是做一个公务员，在发达地区工作，收入就是落后地区的几倍；就是在同一个地区，由于所待的部门不一样，收入也会有很大差距。比如那些中央直属国企，垄断行业，一个普通员工的收入，就是其他行业普通员工的几倍甚至十几倍。但对于官员来说，情况就又不一样了。就是再穷的省份，它们的省部级领导，和中央部门的领导相比，丝毫不逊色。大家一样坐的都是奥迪，你是八个缸的汽车，我的也是；你有八个缸的豪华大越野，我的也是。所谓的再穷不能穷领导，一个这么大的省，不差那几个钱。

一个大省，几千万人，每年的财政收入，再少也有三五百亿，



就养了几十个省部级干部，当然是不差钱。但一到具体的扶贫开发上，绝大部分省份确实都差钱。尤其是西江省这样的经济欠发达省份，更是很差钱。

有一年王一鸣到西江省搞调研，陪同他的是分管农业和扶贫开发的胡副省长，矮矮的个子，胖胖的，一脸络腮胡子，浑身强健得像是个举重运动员。一问才知道，胡副省长原来是军人出身，正师职干部转业，从地区副专员干起，一直干到地委书记，前些年刚被提拔，做了副省长。

因为前几次都是走马观花，看的都是西江省情况不错的地方，这一次王一鸣就提出，到西江最贫困的地方看一看，尤其是住在大山里的少数民族。胡副省长也想多向部里争取点资金，于是就同意，亲自陪同王一鸣，到一个少数民族自治县跑一趟。

从省城到那个少数民族的自治县，越野车要走六个多小时，越是接近县城，路况是越来越差，尤其是最后的四五十公里，汽车简直是行走在悬崖峭壁的边上，缓慢地爬行，时速也就是一二十公里，这就是所谓的盘山公路。车走了半天，其实还是在山腰上打转。透过车窗望出去，远处是连绵不绝的大山，半山腰上是弯弯曲曲的盘山公路，从远处看，就像是一道弯曲的白线。胡副省长手指着远处对王一鸣说：“老弟，不是你提出一定要到最艰苦的地方看看，我也根本不会来。我分管这方面的工作，已经三年了，也就是来了两次。陪书记来一次，陪省长来一次，还都是新一届省委班子刚刚上任的时候。这个地方，路太难走，进出县城目前只有这一条盘山公路，还是五十年代大跃进那时候，开山炸石，修建的一条老路，当时修这条路，听说死了几十个人，平均两公里，就是一条人命。省里的交通厅也早就规划了另一条公路，但由于投资太大，要修隧道，建桥梁，整个投资预算需要四五个亿，省里目前资金紧张，就搁置了下来。没办法，目前只能是先把这条路维护好，想方设法多安排交警值班，千方百计降低道路安全事故的发生。但由于自然环境恶劣，尤其是到了冬天，碰上大雪或者下大雨的天气，或者是大雾的天气，这里的交通事故就不断，每年都要在这条路上死几个人。你看看，那下面的山涧，一般的也有三五百米深，车子只要翻下去，上面的人，肯定就没命了。前些年有一个拉民工回家过年的车辆，由



于超载，在会车的时候，躲避不及，一下翻进了山沟里，连人带车，滚了下去，车体都散架，许多人就从散架的车辆，抛了出去。等搜救人员赶到时，顺着绳索爬到山沟里，那个场面啊，简直是惨不忍睹。那个时候，我还在下面一个市做市委书记，虽然没有亲自到现场，但通过媒体的报道，我才知道，整个山沟里、树木上、乱草丛里，到处是人体器官和横七竖八的尸体，一次事故死亡了四十多人，是当时轰动全国的特大安全事故，为此当时的省长还受到了国务院的处分。”

王一鸣听他说着话，透过车窗向下望去，确实，自己所坐的汽车就行走走在悬崖的边缘，往下望去，一眼就可以看到，下面的深沟足有几百米深，像是从一座摩天大楼向下眺望的感觉，让人感到眩晕。王一鸣连忙转过头去，平视着窗外。但让他感到奇怪的是，他明明看到山沟里，是一排排的房子，这说明那里住的有人。他就问胡副省长，那些老百姓怎么都住在山沟里了。

胡副省长笑笑告诉他，那些老百姓其实不是住在山沟里，是住在半山腰上。我们的车是行走在这个大山里，在翻山越岭，等过一会儿，到了平地上，你就明白了，他们其实都是居住在半空里，伸手就可以抓一把白云。

又过了半个多小时，翻过了大山，汽车行走在一条小河边，王一鸣就看到，远处的大山上，确实建了一座座的木楼，顺着山腰，可以看到穿着少数民族服装的男女老幼，背着背篓，顺着山间的羊肠小道在艰难地爬行。王一鸣是平原出生的，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景象，感到非常好奇，就提议停下车子，下来看一看。

司机停稳车子，王一鸣拉开车门，跳了下去，站在小河边，听着脚下哗哗的流水声，抬头看去，远处的山腰、山顶，被山民开垦出巴掌大一块地方，他们的房子，就建在那仅有的一点平地上，脚下就是百米深的山沟，下面是潺潺的流水，假如夜里糊涂，上厕所一不小心，就会翻下几百米的深沟，立即就会丧命。木楼的旁边确实是白云缭绕，犹如画卷一般。

风景是不错，但确实是太危险了。一旦刮大风，下大暴雨，引起了山洪暴发，或者泥石流，那后果就不堪设想。想不到解放都五十多年了，有老百姓竟然还生活在这样的地方。



王一鸣问胡副省长，他们为什么愿意住在山上啊？

胡副省长说，是历史遗留问题了。这些都是少数民族，从前他们打不过汉族，汉族把山下的平原都占领了，他们只好就上山了，久而久之，就成了他们独特的生活习惯，让他们下来，他们也不愿意了。这几年政府也开始在平原地带，修建连片的少数民族居住区，政府出大头，山民出小头，目的是让他们从山上下来，生活方便些。大部分山民已经响应政府的号召，从山上下来了，但还有一小部分，习惯了待在山上，过自由自在的日子，没有下来。这一部分人，非常令人头痛，尤其是碰上自然灾害的时候，道路中断，非常难以救援。再说了，我们省里的情况你也了解，贫困人口多，现在贫困线以下的人，全省还有300多万，目前还不能完全救助。政府也是力不从心啊！

王一鸣问：“目前我们省里，贫困线定的什么标准？”

胡副省长不好意思地看了王一鸣一眼，说：“实不瞒你老弟，我们的标准比较低，我们这里是落后地区，自然和东部发达地区有些差异。按照我们上报国务院的数字，我们划定的贫困线，就是年人均收入在750元钱以下的，才算贫困人口，就是按照这个标准，我们还有300万人。要是提高到人均1000元的标准，我们的数字就更难看了，保守估计也得有700万人。”

王一鸣听了心里一震，他知道，胡副省长说的，就是我们宣传媒体上所说的“绝对贫困人口”，这个概念就是王一鸣他们这个部，和国家其他部门联合提出的，目的是和联合国的贫困人口的标准区别开来，好对外宣传。从事具体工作的王一鸣知道，如果严格按照联合国对全世界不发达国家制定的贫困线标准，人均年收入不足365美元的标准测算，那我们中国的贫困人口，就不是有关部门宣布的那样了，全国2700万人，说不定数字得扩大十倍，是两亿多人。那样中国官员的面子，就扔到太平洋里去了。反正老外傻，他们也搞不懂我们的这些专有名词的具体涵义，他们糊里糊涂，就以为，我们的贫困人口就这样减少了。毕竟认真研究中国问题的老外，还是少数。

随后的一天，王一鸣亲自爬了一下山，到了十几户老乡家里，看了看他们的生活情况。这里的老乡都非常淳朴，平日里难得见到





外人，尤其听说王一鸣是从北京来的，就更加高兴了。

王一鸣握着一个个老乡粗糙的手，看着他们淳朴的面容，和长期跋山涉水早早就累弯的腰板，弓起来高高的后背，心里更是百感交集，不是个滋味。建国这么些年了，城市里到处是高楼大厦，北京、上海的建筑，比着伦敦、纽约的建筑已经丝毫不差了，城里人的生活水平，也相应地提高了许多，但在这大山深处，却还有那么多的人，生活在堪称原始的状态，他们许多人，一辈子都没有走出过大山，日出而作，日落而息，像他们的祖辈那样，重复地过着一个又一个人生。没有改变，没有进步，不知道这样的生活是悲剧还是喜剧。

王一鸣问当地的领导：“大山里现在还是不能通电吗？”

当地的镇长说：“像这些散居在大山上的老乡，目前还是做不到，造价太高，一家一户，拉一根电线杆子，中间就要隔着几百米，地形又复杂，没办法。”

王一鸣叹了一口气说：“看来要解决老乡们看电视的困难，还是要动员大家下山，集中居住，政府再多出点钱，建设得标准高一点，吸引大家下山。”

胡副省长说：“是啊，是啊，希望部里再向我们倾斜一下政策，加大点扶持力度，多给点资金，我代表这些老乡，表示感谢了！”

说完大家全拍起了手掌，笑了起来。

从西江省回来后，王一鸣特意把在西江省的所见所闻，在部务会议上，向田部长详细汇报了一下。讲到动情的地方，王一鸣眼睛湿润了，嘴唇不由自主地哆嗦起来，他努力抑制着，但声音还是哽咽起来，没办法，他只好停下来，用纸巾擦了擦眼睛，这是王一鸣平生以来，第一次在部务会议这样公开的场合失态。

当然，他的举动也感染了在座的所有的人，田部长对他的举动给予了高度评价，他说：“像王副部长这样，下去调研，所取得的成果，才是真成果，才有真价值。这才是部机关应该具有的作风，我们下去，要带着对劳动人民的真感情，不能走马观花，要了解实际问题，这样我们所提出的问题，所提出的意见和建议，对国务院领导才有实际的意义。我们制定的政策，才更加有针对性。全部一定要大兴调查研究之风，扎扎实实，到一线去，到最艰苦的地方去，

